



杨培红“感恩·励志”系列长篇小说



老何所依

芹溪满草荒唐言，青史氤氲千百年。

破人愁闷红尘事，草根走笔惹人嫌。

杨培红 著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杨培红“感恩·励志”系列长篇小说



老何所依

杨培红 ◆ 著



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何所依 / 杨培红著. — 重庆 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5621-7777-7

I. ①老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21687 号

LAO HE SUO YI

老何所依

杨培红 著

顾 问: 樊 伟 李一清 冯泽林

杨 平 赵正虎 杜延聪

封面题字: 严昭裕

责任编辑: 吕 杭

封面设计: 仅仅视觉

出版发行: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

邮编: 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: 023-68868624

<http://www.xscbs.com>

印 刷 者: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42 千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21-7777-7

定 价: 40.00 元

翻开，我们都能重逢

——读杨培红长篇小说《老何所依》

如同春雨孵化出满地的新绿，2015年金秋时节，又一片丛林在郁郁葱葱的构思中站立起来，这就是长篇小说《老何所依》。

小说讲述了国庆小长假期间，小人物张一文一家外出的故事。作者匠心独运，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浓缩了集体生产、土地到户、改革开放和跨度半个多世纪的某些社会现象。细想，还更长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年少时的迷茫和青年时的豪情，更多的是一种“过来人”对时下人生百相前卫的深度思考，特别是眼下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问题。

文人的天性是批判，正如作者率性而言：“名字里缺水，爹妈给的却是这个‘红’，而不是那个‘洪’或‘鸿’。”于是，撕开丑恶，血淋淋地剖解。小说主要有两条线索：一条是明线，张一文一家国庆外出旅游的所见所闻所感，再现了生态西充、川北古城阆中、仪陇朱德纪念园、广安邓小平故居以及嘉陵第一桑梓等地的山川地貌、风土人情、红尘俗世以及历史掌故；一条是暗线，敬老院院长高凤林三十年来艰难创业、以院为家、照顾百来位鳏寡孤独的事迹。其实，还有一个人物贯穿始终，那就是根爷。片片飞舞的金灿灿的银杏树叶，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缤纷的都市生活，在线索和时空的交错中渗透，风景、人事几多对照，体现了情节的丰富、人物性格的复杂和主题多样性。

小说以家国为天下，内容包罗万象，涉及政界、商界、军界、教育界、敬老院以及古代王侯将相近百位人物。人性没有绝对的善恶，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激烈冲突，正如文中人物取名：偏执古怪而任性的郑箫，在人间烟火里是否“真晓”？骨子里热情似火的张一文，是自以为是的小男人，是一文不值的臭儒，还是居家过日子的暖男？再如让人既兴奋又扼腕的根爷，参加过抗战，坚守着传统文化和道德良知，在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孤独而凄凉地死去，几天几夜无人知晓。庄重谨慎的言辞背后，是不是在对文化传承做最古老的交代？

回首案头那一摞摞发黄的书页，翻开，我们都能重逢。

第一部小说《潮湿的翅膀》叙写了大山脚下以李爱国为代表的一群山里娃的活动。面对大自然和成长过程中的纷扰，他们在厚实的土地上踉踉跄跄地真实行走。第二部小说《且行且吟》是天下儿女对生活、对父母、对时代的无悔吟唱。主人公骨子里有一种东西，一根筋地长着，一路任性，闯开了一个平凡人的宽阔天地。而《老何所依》则触角更远，视界更广，在触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时候，瞄准身边和今后你我都必须经历的视角——老了，该怎么办？作者借平凡的生活琐事，叩问时代，拷问你我，更主要的是身体力行，孜孜求解。这是文人的良知，更是时代赋予我们必须破解的难题。

浓郁的川北风情，活泼的方言俚语，细腻的社会现象，深刻的现实批判……《老何所依》是“感恩励志”，是故土难离，更是个体生命和社会一起成长的轨迹。

翻开，故事在身边，我们重逢在路上；合卷，我们在长大，执着地探求生活的质量和人性的尊严。

赵正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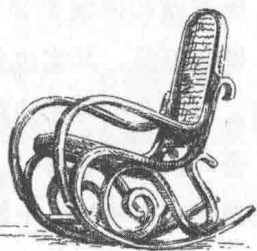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11月

芹溪满草荒唐言，青史氤氲千百年。
破人愁闷红尘事，草根走笔惹人嫌。

——题记



上部



(一)

1

10月8日，星期五，阴。

晚饭后。

杨家诚来电话，问又在搞啥。

何国安说：“才下班，在家看电视——‘寻找最美孝心少年’颁奖晚会。”

杨家诚说：“走，喝茶！”

何国安说：“太困了，今天做了一箩筐事儿。”

杨家诚不肯，说：“就你事多，我没事啊，快求点哦！”电话那头欲说还休。

“好吧，等会儿见。”何国安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伸伸腰，理理衣领，出门。

地球人都知道，身边朋友不少，但投缘的不多。

杨家诚和何国安邻队。

说是邻队，其实也就三五箭之遥，土地连边带界，一个在杏岭这边杨家湾，一个在杏岭那边何家沟。

杏岭占地两亩多。在一道长长隆起的砂石地带，笔笔直直地繁衍着一棵棵银杏，质朴、干净。在高高低低众多银杏树中，有一株腰身两人合围，高高地挺立，约四丈，苍劲挺拔，气宇轩昂，成为当地的风水标志。

中间有一方宽阔土坝，在“人多力量大”的特殊年月，建为生产队的晒场，曾热闹非凡。两个队开集会、放电影都喜欢聚在这儿。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电影《喜盈门》在这儿放映，里面一个情节，一直在大家的记忆里挥之不去，就是那个臭娘们儿不给爷爷吃饺子。

玩伴们更甚，经常在这一带拾柴，放牛，割青，摔跤，捉迷藏，读书，听故事。

白天忙生意，晚上忙喝茶。

晚饭后，杨家诚又衣着整洁，早早地来到纪信广场附近的“闲居会所”。

在大厅前面的一张方桌前，他一边品茶，一边看抗战剧《壮士出川》：八年血泪枪悲歌，壮士出川屹山河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不久，国人同仇敌忾，川军请缨抗敌。西充在各场镇街头组织抗日义勇队，短短半天时间，全县竟有八百来人报名。队伍被连夜编为几个连队，在南充大佛寺经过短暂的严格训练，就步行到万县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，顺江而下，过云阳，下奉节，穿三峡，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前线。

在武汉会战最艰巨的湖口保卫战中，川军七千多人及团以下军官几乎全部战死。西充战士赶上来，奋不顾身，勇往直前，一战成名。

在龙衢战役，川军二十六师打得只剩几个人，西充“八百壮士”为国捐躯，只有两三个人奇迹生还。究竟是两个，还是三个，谁也说不清。

奇迹生还的，只有一人事迹翔实——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，但早已去世。另外的下落不明。遥传流落乡村，至于何方，不得而知。

在这儿，杨家诚看过电视剧《军歌嘹亮》《血溅津门》《亮剑》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《永不磨灭的番号》《狙击手》《强渡嘉陵江》……

4

时间一久，“哥”声一片。

跨进“闲居会所”，吧台后面就转出一张娃娃脸，1米55的个头，身着天蓝色连衣裙，颈脖下软软地系着一条红色纱巾，笑眯眯地问：“杨哥，喝老茶？”你看，“杨哥”较之“杨总”，够亲切了吧；“老茶”是“竹叶青”，喝什么茶都知道了，够熟了吧。

时间再久，电视机面前这张小方桌几乎成了杨家诚的专座。有时位置明明空着，其他顾客来了，娃娃脸却说：“这儿有人。”其实，是给“杨哥”留着的，不担心“杨哥”不给钱。

时间更久，何国安也捡了光，对方递上笑脸：“何哥好！”

可惜，“何哥”没“杨哥”那么大方，只有一句简单应答：“你好！”

付茶钱时，大家争着掏腰包，杨家诚不许。开始大家不习惯，脸红脖子粗地争，后来竟习以为常。遇到熟人在邻座，杨家诚悄悄一并买了。当那熟人买单时，娃娃脸转告：“杨哥已买了。”“哪个杨哥？”对方一头雾水。娃娃脸眼睛瞪着，一甩秀发，一脸不屑，神情里写着玩“苹果”的竟然不知道乔帮主。对方终于甩掉“雾水”，幸福地说：“哦，是杨总啊！”

杨家诚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玩牌，说：“打那狗卵有啥意思？你们掰掰指头算算，一场下来千儿八百的，我要请你们喝一年的茶。”

因国庆放假的缘故，上班时间有所调整，生活稍显零乱。

上午，何国安一跨进办公室大门，单位就通知他外出采购，为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做准备。

何国安和几个同事一起去了城里最大的超市。在副食品专柜，称了最好的五香瓜子、川北狮子糕、白味花生和糖果；在鲜花水果区，买了最新鲜的香蕉、苹果和西凤脐橙；在保健品专柜，买了十来盒充国高钙片。

谁不年老呢？何况身边几个都已进入天命之年。
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”把东西大包小包塞上车，大家兴趣盎然，像给自己过节。

下午，何国安到社区采访“枫叶正红·关爱空巢老人”座谈会。

参会的有党政领导，老体协、老科协、关工委、老干部志愿服务团、旅外乡友联谊会、扶贫协会和企业家协会的部分代表，大家济济一堂，畅所欲言。在座部分老同志，过去是活动的领导者，现在转换身份，变成了行动的实施者。正对面坐着的一位，身着短袖T恤，皮肤黝黑，体型消瘦，目光炯炯，缄口不语，是金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代武，看来，这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今天又有慈善之举了。

采访还未结束，准确地说，刚发完关爱基金，还未听到一些真诚感谢和铮铮决心，何国安的电话催得急，在衣兜里恼人地又拍又跳。何国安又匆匆返回，原来系统内部组织了重阳节茶话会。

圆桌会议室。几位退休老人，鹤发童颜，神清气爽。

领导代表大家致辞问候，汇报了单位一年来的工作情况。不足和差距是明摆着的，进步和成绩却丰硕得如同孩子口中吹出的肥皂泡，从“一”列到“九”，条分缕析，具体突出，令人吃惊之余，不由得暗生佩服。

老人们虽多古稀，但话语与时俱进，紧扣时代脉搏。譬如唐风校长，六十六岁，退休后到九龙艺术职业中学任职，谈到群众路线，谈到反腐倡廉，谈到“形式主义”“官僚主义”“享乐主义”“奢靡之风”“慵懒散浮拖”等作风问题，谈到行政对学校的严重干预和教育类似于行政化的国家垄断产业，“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”，情绪激动，让坐者汗颜。

“吏不畏吾严，而畏吾廉；民不服吾能，而服吾公。”唐校长声如洪钟，说，“学校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教育教学，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四十分钟的课堂，课堂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，也不是工艺流程中的技术和标准，而是要回归生活，要接地气，要构建生活化的快乐课堂。今天的教育，说有点变味，说缺少活力和温度是客气了，纯粹是变态！！譬如，国家对教育投入不少，学校的硬件设施改善了很多，但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没有多少改革，生产出一批批创造高分却缺失人文的成品。相反，教育经费成为每个家庭最大的开支；相反，学校安全压倒一切，美其名曰：‘安全是第一教学，没有安全，何谈教学？’从早读到晚自习，填得学生没有空间，教师没有尊严。我们反过来讲，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到位了，哪有那么安全问题？说到底，是教育的不自信！是行政的官本位！”

老人，世间永远宝贵的精神财富！

7

窗外，几株银杏树笔挺而立，秋阳下的叶子青中泛黄，青黄相映，色彩明丽。大自然用饱蘸金色油彩的画笔，为寥廓天地勾勒了一幅亮丽的图画。

在川北茗乡，银杏树无处不在。荒野小径边，公路边，水塘边，公园里，校园里，小区院坝里，触目可见。

删繁就简三秋树。这时节，银杏的疏朗身姿和高风亮节，很容易让人想起代林镇敬老院以及院里高大繁茂的银杏树。

代林镇敬老院坐落在斋供山麓风景秀丽的穿井沟，占地三十余亩。

这儿住房窗明几净，活动场所干净整洁，娱乐室、会议室、医疗室、体育室等齐备；安装了天然气和水电，购置了坐便椅、消毒用具，定期发放袜子、背心、牙膏、牙刷、毛巾等日常用品；为老人们配备了营养餐。老人们喝的是井水，吃的是院子周围自己种植的蔬菜和没喂饲料的猪肉、鸡蛋。

闲暇时，老人们翻翻《晚霞报》《家庭医生》《南充日报》等报纸杂志，哼哼“敬老院院歌”和“服务员之歌”“炊事员之歌”等歌曲，看看墙壁上内容丰富的老人健康专刊。院里经常组织老人唱川剧、听评书、做健身操，到县城、南充等地旅游。

外出务工人员纷纷把留守老人送到敬老院。这儿开辟的“留守老人之家”，提供食宿和护理。何提波老人得风湿关节炎后，腿脚不便，被送来这里寄养，儿女们认为他能活上一年就是奇迹。三年过去了，老人居然红光满面、行走自如。每年春节前后，敬老院前面的公路两旁，小车摆成了长蛇阵，牌照来自南充、成都、重庆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等全国各地。

这儿住着六十多位老人，其中七十五岁以上的有十一人，人们称之为“长寿村”。

穿井沟村的几口水井，不知存在了多少年。

听祖上的祖上遥传，古时一位苦行书生，背着竹筐，沿秦巴山脉远道而来，见此地山势逶迤，民风淳朴，遂于山巅造屋，日听晨钟暮鼓，夜闻不息经文，香馨萦绕，后来便有了香火，后人取名斋供寺，此山便叫斋供

山。书生一边野鹤闲云，一边荷锄躬耕，在山脚建造了几口水井，井井相连，井底互穿，此地便叫穿井沟。

斋供山对面不远处有一私塾，由明清寺庙——乐和寺改建而成，与斋供寺遥遥相望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儿改成公立学校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有。

古往今来，当地文风兴盛。每逢周一，远近几个乡镇的学子，背着一周口粮，络绎不绝地行走在前往乐和寺的山路上，绘成了一幅清新雅致的“学子赶路图”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那口粮不过是两三斤大米、半背筍红苕和一大瓶家里自产自制的“二荆条”辣酱。

在天地空明的时节，斋供寺佛音袅袅，乐和寺书声琅琅。敬老院的老人们在院子里一边享受着温暖的阳光，一边细细聆听着天地神明共奏的一曲曲和谐的交响。

“文革”时，红卫兵“破旧立新”，斋供寺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。

土地到户，村民们肚皮稍稍箍圆，就觉心里空空荡荡，于是感念那位僧人的智慧和德相，自发组织在山巅原址重建寺庙，泥身彩绘了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、观音等众多神灵。文殊菩萨骑着狮子，顶结五髻，手持宝剑，象征智慧。普贤菩萨头戴宝冠，身穿菩萨装，坐六牙白象，象征精进。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冠，手拿锡杖，僧形，象征愿力。观音菩萨宝相庄严，脚踏八瓣莲花宝座，象征慈悲。

在节假日或农闲时，前来朝拜的信徒，往往带着两个空瓶，首先到山脚取水。在井边，不必劳神，只需蹲下身，手指漾开水面漂浮的一两片新鲜杏叶，井水便成囊中之物，一瓶供山顶菩萨，一瓶供自己上山途中口渴解乏。

在运动区一角，何提波、何兴福、胡元庆几位老人在玩单杠、双杠、转椅。

两丈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凸出地面的石砌平台，平台四周是浅浅的铝制防护栏，中央是一口四四方方的水井，传说井底与远处代林场镇的母亲河——杨柳河相通。井口四四方方，像箩筐那么大。湿漉漉的石砌井台中央，一汪清水与井口齐平，四季不减，随时令变换着颜色——或浅绿，或淡青，或深蓝。银杏叶子从枝头飘下来，像小船，像纸片，仿佛是秋天写给大地的一片片纸笺。几片叶子轻轻浮在水面，像悠悠小船。水面如镜，人影相照。清水盈盈，甘冽可口，取来即可饮，取来即入锅，比加了漂白粉又过滤好几遍的自来水还好。敬老院的老人们喝的就是这新鲜清凉的井水。此地生产的“代林白酒”，工艺极其简单，由当地五谷杂粮加当地井水传统酿造，醇香温润，远近闻名。

在水井旁边，矗立着一株银杏树，像忠实的门卫守护着清凉之神。

树下，厨房魏师傅和何提波在棋盘上“将军”。

银杏是木本植物，传说与恐龙为伍，是植物“活化石”。

阳春三月，银杏不与百花争奇斗艳，却也丝毫不失自己的独特风采。那翠绿细嫩的叶子，就像一柄柄展开的小扇。春雨如丝，落在叶片上，“沙沙”“沙沙”；春风柔柔，穿梭其间，“唰唰”“唰唰”，告诉树下静静聆听的留守老人：春天来了。

出门，打的。

何国安匆匆赶到老地方——“闲居会所”。

娃娃脸笑盈盈地走过来，说杨哥在最里面那间卡座。

每晚两集的《壮士出川》已经结束。杨家诚坐在角落里，身形丰硕，气韵饱满。

茶几上盛着两杯“铁观音”，水汽微袅，一团轻雾。

“换茶了？”何国安好奇。

“特地给你泡的，大文人！最近又在哪儿晃？”杨家诚问。

“趁这个假期跑到浙江去看看老人，昨天才赶回来，又被喊去加班。”何国安舒展着肩骨，用自己的拳头揍揍后背，说，“在忙高凤林先进事迹撒。”

“哦，那老太婆不错，关爱空巢老人几十年。”杨家诚肃然，“为几十位老人养老送终，现在还精心服侍着几十位老人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何国安歪过头。

杨家诚说：“都是老乡，哪个不晓得？昨天还去了一趟。听说她从小失去父母，与奶奶相依为命。”

“哦，看来我们没白忙。”何国安觉得舒心，说，“最近你呢？”

“节假日是你们的，我们没求得。”杨家诚说，“才搞了一周的营销，后面还有校友会。”

“哦！都忙昏了，差点忘了。”何国安明白过来，尴尬地笑笑，调笑说，“有的贪耍，有的图钱，辛苦你了。”

“不求说那些了！”忽地，晴转多云，杨家诚脸色抑郁，与秋日老天残留的暑气大不一致，终于忍不住，打开话匣……

小小茶团，紧沉结实，似紧捏的小拳，久久不能舒展，浸透了秋日夜袭的寒气。

“可能是天下读书人的宿命吧。”从杨家诚口中漏出的信息，何国安立即意识到这一点。

当年为跳“龙门”，何国安初中毕业考入“速成班”——中师。尽管门门功课“优”，毕业后却被分配在偏远村小，而同班大几岁的学姐学姐，“爱情”“事业”双丰收，大都分配到场镇完小；想深造，跑去找领导，迎来恶狠狠一句话——“好好教你的书，不要这跑那跑的！你教小学，学历已达标了！”于是，“成考”“离职考”“电大考”之类的“待遇考”，与之无缘。脑子一根筋，逼着自己“上梁山”参加了“自考”，后

来有了乡镇学校、县城学校教书的辗转经历。而张一文大学毕业后，先在乡镇中学工作，而后考调回城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教初中，一个教高中；一个当逃兵至今四处做“听用”，苦吃劳神之案牍，一个却誓做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而永站“三尺讲台”。

对自己人生的这两段不同历程，何国安写下两首打油诗自嘲：

“原本丘山一小荃，宵衣沐露四十年。平日丹心何以计？语垦笔耕沃杏坛。”

“青莲四十供翰林，五柳不惑隐丘山。殊途千古同一辙，弄风舞墨尽徒欢。”

13

“家事如水，外人少和。”何国安说，“那是另一回事。”

“算看透了。你忘了？忘了作者的良知？忘了自诩的‘半个文人’？忘了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？你难道忘记了文字的社会功能……”杨家诚一阵连珠炮，就差吼，惊天动地。阴暗的角落里，空气分明在颤抖。

娃娃脸立即赶过来，发现没什么事，又失望地转身走了。

杯中几粒似铁茶团，蜷曲起伏，在震动中慢慢舒展，恍如端庄大气的慈眉“观音”。

两人对视，不语。

穿越袅袅飘升的茶雾，杨家诚眼里透出一股少有的可怕戾气。

透过纱帘，电视里，一个穿着和服、迈着碎步、低眉颌首、举止优雅的日本女人走过。杨家诚口爆粗话：“泼妇！他妈的泼妇一个！”

这是平日极少见的现象。何国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忙说：“你别急，岁月蹉跎，但你也知道我的性情，更了解我讨厌的吐槽。”

“狗日的，张一文怎么会这样呢？！”杨家诚前言不搭后语，顺过来一个“小本本”，说是复制的微博和微信。